

面对AI带来的冲击,文学界热议如何捍卫写作的尊严——

短篇小说或是“不倍速观看的最后领地”?

■本报记者 许畅

面对ChatGPT等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冲击,如何捍卫文学写作的尊严?日前,围绕“短篇小说的传统资源与当代技艺”主题,上海《小说界》和《思南文学选刊》主办的首届短篇小说论坛上,多位作家评论家谈及,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或是“不用倍速观看的最后一块领地”,提供了便捷算法之外的美学选项——好的短篇小说带来的是语言的锋利、节奏感和作者的“创世”野心。

AI技术巨型魔术表演般的迅猛进展,牵动了文学界对科技未来的想象。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认为:“要继续捍卫创造力的尊严、能力和荣誉,我们要抛弃所有陈词滥调,所有的惯例,所有在阅读中积累的套路,重新思考什么是创作?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机器做不了的东西?”在他看来,作家的“作”,内核是创造,创造出只属于人的东西。

“加速时代”,魅力大于技术

“当下作家面临一大挑战,不少人的神经系统是由短视频这个加速时代‘喂养’出来的,这是客观存在的现状。如果不匹配这样的受众情感,今天的写作有一定程度被边缘化的危机。短篇小说可能是一种方向。”评论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平注意到,“加速时代”的文学身处的传播语境发生变化,受众对文本节奏提出更高要求,“长篇短写”这样强化小说节奏和视觉化的方法,或许会成为一种尝试。

当习惯倍速看影视剧,那么“倍速”会不会也影响小说创作?评论家、复旦大学教授金理认为,新的生活方式可能影响写作,改变乃至重塑作家的感知结构和艺术创造,但反过来,“短篇小说或许会成为不用倍速观看的最后一块领地”。

“好的短篇小说恰恰让人无法倍速去看。相对于长篇,短篇更能体现作者本人的气质。我们喜欢读短篇小说,往往是因为对作者感到亲近,哪怕其中有种种所谓缺陷都没关系。在短篇写作中,小说家个



制图:李洁

人的魅力要大于小说技术。”评论家张定浩援引“匆匆不暇草书”——草书看上去写得快,真写起来很花时间。“作家路内提到,帖学和碑学的差别,之所以帖比碑难临,就因为最难临摹的不是每一笔,而是笔画与笔画、字与字之间的连接、顿挫,乃至气息的流转,这恰也是短篇小说注重的东西。”

读者对“好故事”的渴求仍是刚需般的存在。“一个没有金短篇的作家可能也是可疑的。好短篇越来越像现代或后现代建筑。小说的形式就像砖、瓦、钢筋、玻璃——它们变得越来越重要。以前小说的形式和内容是分开的,但现在小说的形式也是甚至更是内容。”在评论家木叶看来,好的短篇小说能把内容和形式结合得很好,“当你觉得ChatGPT很强悍的时候,看似不动的建筑也有着无限可能。”

长篇像长跑,短篇似拳击

短篇小说的创作,尤其体现作家在有限篇幅里的巧思。结构的精密与情感的力量,考验着写作者提炼生活素材的艺术手法。

作家李宏伟打了个比方——某种程度上写长篇像长跑,是自己对自己的鞭策和陪伴,过程很漫长;短篇像是打拳击赛,“跟人打一架”,强调全身心的爆发式投入,直面对手的挑战并迅速作出回应,“因为短篇基本上没有容错的余地”。他的短篇小说集《雨果的迷宫》正是融寓言和幻想为一体,将空间和时间重新组合,带领读者滑向一个个极富想象力又真实感不可描述的境地,拓宽了当代小说写作的边界。

比起长篇小说宏阔庞然,有着清晰的、“生活”本身一般的身躯,短篇小说却是“间接”地依附着生活。自2017年以来,每年或隔年创作一部短篇小说集,成了作家李宏伟的固定节奏,“人间纪年”系列第四部《辛丑故事集》收录了不少“短故事”。在他看来,“短篇在大多数时候,看上去经不起琢磨,神头鬼脑,有着某种神秘而脆弱的美感;然而内里却自足而圆满,宛如一枚果实坚实的内核,蕴藉着伟力。”他发现研讨会上多是青年小说家和批评家的面孔,这从一个层面佐证,“短篇小说家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和‘年轻’画等号?如果青春意味着更有希望,是不是可以说短篇小说也孕育着文学的希望?”

董夏青青表示,如果说长篇小说需要作者善于“涂饰”,那么短篇小说则需精于“洗刷”,从漫长的又一个一个小时里,淘洗出一个人真正耀眼甚至刺眼的时刻。刘汀认为,短篇小说对写作者最大的意义在于,有无限多的可能来重新构造眼前的世界,“不像长篇需要处理宏大结构或众多人物,短篇有时只需一位人物、一处场景甚至一个瞬间就可以重塑世界,写短篇很少说人物控制作者,而是作者必须有极强的掌控力,无论是语言节奏还是动作细节,都要斟酌考量,最终让成品抵达目的地”。

在《仙境》作者哲哲看来,写作既是自己跟外部搏斗,也是和自我搏斗的一种方式,特别是短篇小说,每篇都在重建新的世界,或是对自己新的阐释。“从这个意义来说,短篇小说写作就是一次次重生,不断超越自己。”

作家、北京大学教授李洱相信,短篇写作带来一种启示:当学好了短篇小说的基本技巧,并把这种技巧与当代语境建立更紧密的关系,我们有可能打开所有事物的缝隙,敲开坚硬的东西,感受艺术生活带来的庞大“恩典”。

当传统艺术成为“综艺”“文创”,可还相看俨然?



《无论西东——方锦龙和他的朋友们》音乐鉴赏会。

(主办方供图)

■本报记者 柳青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回归,首周末的两台演出《牡丹亭·音乐传奇》——昆曲与竖琴五重奏音乐会《无论西东——方锦龙和他的朋友们》音乐鉴赏会,可说是传统艺术的“融合菜”。台上的杜丽娘在提琴和竖琴的伴奏中唱着“最撩人春色是今年”,这样的“牡丹亭音乐会”是昆曲,也不完全是昆曲了,更确切地描述,这是一种昆曲衍生的“文创”。琵琶演奏家方锦龙“无论西东”,对中西乐器和时髦国风如数家珍,在台上说得比演得多,他创造了一种综艺感极强的“民乐清口”。

传统艺术“改装易容”的破圈,早已不稀罕:B站的元宵晚会上,杜丽娘和柳梦梅的《惊梦》时分,出现了花样滑冰;同样是B站晚会,方锦龙怀抱琵琶,与虚拟偶像洛天依同台,“新国风”在赛博世界里“一曲红绡不知数”。重回线下剧场,杜丽娘在柳梦梅不在场的舞台上唱着“这衷怀何处言”,方锦龙的音乐会终不免要《十面埋伏》来压轴。传统艺术以综艺化、文创化的方式扩大了朋友圈,它们的一鳞半爪进入了流行文化的视野甚至引发了狂欢,但对于戏曲、民乐以及更多传统文化的“本体”而言,可还能“相看俨然”?

昆曲和西洋弦乐相遇时,首先尊重昆曲本体

《牡丹亭·音乐传奇》摄取了《游园》

《惊梦》《寻梦》和《离魂》四个折子中的九支曲牌,即,【步步娇】【皂罗袍】【山坡羊】【懒画眉】【忒忒令】【嘉庆子】【豆叶黄】【江儿水】【集贤宾】,集中了杜丽娘最精华的唱段。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一把大提琴,还有竖琴,这支室内乐队取代了昆曲伴奏的鼓笛。伴奏并不是简单地用工尺谱转成室内乐,而是在传统唱腔之外另谱新曲,弦乐成为呼应、烘托曲唱的新的声部。其实,这场音乐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无论西东”的堂会。

比起高强度使用大交响乐队的《牡丹亭》,或刻意设计生旦之间“双向奔赴”的偶像剧化《牡丹亭》,这样伴着弦乐浅斟低唱的杜丽娘,反而是难得地靠近了闺门旦所追求的“落静”的境界。遗憾在于,并非闺门旦应工的表演者,从“良辰美景奈何天”唱到“甚西风吹梦无踪”,似乎有点力不从心。

然而演唱层面的完成度不足,恰恰验证了这种演出形式本身回归了昆曲表演的本源,核心是依字行腔的“曲唱”。有过太多满台珠翠、花团锦簇的“青春版”,以至于在昆曲越来越大的朋友圈里,有许多人并不了解,作为古老东方戏剧代表的昆曲,核心是声音的表演,唱念做打,唱是第一位的。所以,《牡丹亭·音乐传奇》所暴露的不足,也是它的珍贵:它让昆曲和西洋弦乐相遇时,首先尊重了昆曲本体。

陌生化的琵琶和熟悉的《十面埋伏》

方锦龙这台“和朋友们音乐鉴赏会”,前半场是他的个人秀,在一个多小时里,他一人台上吹拉弹唱,钩沉了一部中国民族音乐史,从新石器时代的中原骨笛,到处山海之远的海南黎族鼻箫。这样纵横千里又深入浅出的科普,掀起了笼罩中国民乐的盖头一角。

当然主角还得是琵琶。方锦龙与李玉刚合作电音《花木兰》,或与郎朗同台演奏《日出东方》,这些节目让琵琶和国乐破圈的关键在于,方锦龙成功地让大众视野里的琵琶演奏陌生化了。

《无论西东》的选曲和节目编排同理,在压轴的《十面埋伏》之前,整套音乐会追求的是让琵琶既不像琵琶,又还是琵琶。琵琶本身是一种音色丰富的乐器,方锦龙用一把琵琶弹出了“以假乱真”的日本三味线、印度西塔琴、美国民谣和电音DJ现场,这对琵琶演奏而言并不是高难度的技艺,但是民乐以及民族乐器充满弹性的表现力,它们足以切入现代娱乐场景的适配性,这的确是忽视的,方锦龙发现且放大了这一点。

用琵琶模拟各地音乐风格的“琵琶世界语”,或者琵琶和吉他、贝司组合,弹奏西班牙名曲《爱的罗曼史》,这符合文化研究者定义的“元素传播”,也就是抽取了琵琶的一部分基因,让它作为一种可供使用和调配的元素,离开传统民乐转而进入更广泛的语境,参与流行文化的爆款制造。这让琵琶成为了某种奇观,也因此被更多人“看见”了。

民乐成为参与流行文化的一种“元素”,这不是降维和自我刻奇呢?这注定是暧昧的命题引申出暧昧的结果,因为混搭和融合,也可能众星拱月地渲染琵琶的主体地位。比如《舞族舞曲》,因为吉他和贝司的加入,以及编曲的微调,“无论西东”却比“土生土长”更能演绎这支曲子包容的、欢愉的生命力。

过去的几年里,方锦龙不惮于被质疑他的“爆款国乐”“综艺民乐”,他也乐于做聊发少年狂的“潮人”,但有意思的是,他给《无论西东》所作的节目编排用心良苦:插科打诨暖场,清新的“新国乐”皆大欢喜,西风东渐的串味琵琶烘托气氛,而到了满场欢腾时,他谈起在欧洲的演奏会上,折服了海外观众的仍是《春江花月夜》和《十面埋伏》。

混搭或融合,综艺或文创,这未尝不是传统艺术陷入的传播焦虑,“新潮”“爆款”和“流量”的尽头,是不是还得回望传统艺术的“本体”呢?为了抵达更多受众的“七十二变”固然是一种自信,但相信古老的审美资源能冲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也是一种自信。毕竟,繁花似锦的破圈和出圈之后,总还要更多人进得园林,才知春色如许。

文艺辣评

近日,某配音工作室发布公告称,公司内外多名配音演员涉嫌刑事案件,一时掀起热议。原本小众“配音圈”的负面事件,何以吹起文娱界大面积波澜?原来疑似“塌房”的配音演员业务范围不仅涵盖传统的译制片、动漫等类型,更涉及大量影视剧作品或因此而下架。令广大网友更为担忧的是当下部分演员,尤其是青年“偶像”滥用配音的畸形创作生态——演员也该为角色“开口”了!

配音“塌房”影视“失声”? 演员也该为角色开口了!

黄启哲

配音演员原本是为译制片、广播剧、纪录片、动漫游戏等类型而生,眼下却在影视界成为“香饽饽”。台词,作为演员表演的本分,交由配音演员完成的理由不尽相同。有的是为“藏拙”——演员演技尚可但是台词“出戏”;有的是为“偷懒”——演员不愿背台词全靠“1234567”蒙混过关;有的是为“成本”——配音成本比现场收音低,可出镜演员又不愿、也无暇为作品再出一分幕后之力……基于这样的现状,无论配音演员功底再怎么深厚,与出镜演员配合得多么天衣无缝,都不能说明多用配音可以成为影视创作的常态。

就拿某部“大女主”长剧来说。剧中女一号为代表的多位主演演技精湛,使得一批角色深入人心。然而,就是在剧中多位主演启用知名演员配音,使得剧集粉丝与配音演员相疑,围绕角色塑造成功是谁的“功劳”而争论不休。不少人也猜测,正是因启用配音,而令主演错失专业奖项——确实,当台词这一考察演员的重要维度缺失,即便表演再精湛也难观众。尽管主创事后声明,启用配音是为避免演员籍贯不同,导致台词口音影响作品整体质感。可梳理各类成功影视创作,有的是为了角色练习方言贴合角色的案例,更遑论这部长剧其实是基于普通话的影视作品,足见当前演员台词功底已经成为当下影视界的“集体短板”。

曾几何时,大量影视剧配音成了某些青年偶像能力堪忧、急于捞金的“遮羞布”,尤其是仙侠剧、甜宠剧更是滥用配音的“重灾区”。盘点参演演员可以窥见个中原由。他们中不少人由偶像练习生转型、缺乏系统专业的声台形表训练,全凭流量号召力“空降”剧组。原本木讷糟糕的演技,全靠配音演员的台词表现力为其“贴金”。有人统计,当下影视界不乏出演十多部作品的当红演员“原声率”低于10%的荒唐现象,难怪网友将他们称为“演员”“开口”都做不到。而个别演员偶开“金口”,原本平平无奇的表现竟也成为营销号、粉丝无脑吹捧的“高光时刻”——当演员的本分成为卖弄炫耀的资本,足见滥用配音已到了何种地步!

可以说,滥用配音与尬戏、抠图、文盲等问题一样,本质上仍指向当前部分演员有失艺德、专业素养亟待提高的根本问题。回头看,“塌房”者固然值得批判,但我们更期待这一事件成为影视行业回归良性创作生态、警醒更多演员锤炼自身基本功的转折点。

上百场越剧演出计划 年内登台演艺大世界

■本报记者 王筱丽

“唱好‘尹派’,这部剧一定要学。”41年前,“越剧王子”赵志刚凭借经典剧目《何文秀》一炮而红,如今他把恩师尹桂芳手中接过的剧目教授给上海越剧院的青年一代男演员张杨凯男与冯军。日前,越时代·越美丽——2023上海越剧院传承系列演出首场演出《何文秀》在天蟾逸夫舞台上演,三位“何文秀”为戏迷共同诠释了“尹派”艺术的独特魅力。

作为“尹派”的代表作之一,越剧《何文秀》自1953年1月首演后70年长演不衰。据赵志刚透露,传承版《何文秀》酝酿已久,去年他就为两位年轻演员各排了半场戏,剧中极富特色的唱腔与灵活多变的节奏一度让年轻人打起退堂鼓,但赵志刚坚持“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才算学懂‘尹派’”。

越时代·越美丽传承系列演出是上海越剧院为全方位培育青年演员所打造的演出品牌,系列演出将覆盖全年,由名家携学生联袂出演,借以通过不同世代演员的告白,展现时代下越剧人追求自我实现和对越剧艺术坚守创新的历程。《家》《赵氏孤儿》《第一次亲密接触》……曾凭借一批男团女团剧目在越剧舞台上引发关注,赵志刚期待后继能接稳传承的接力棒,“希望将这些艺术结晶交给更多男演员,让作品常演常新”。

《何文秀》上演的同一晚,上海越剧院创排的小剧场作品《梁山伯与祝英台》也亮相宛平剧院,系列演出将覆盖全年,由名家携学生联袂出演,借以通过不同世代演员的告白,展现时代下越剧人追求自我实现和对越剧艺术坚守创新的历程。《家》《赵氏孤儿》《第一次亲密接触》……曾凭借一批男团女团剧目在越剧舞台上引发关注,赵志刚期待后继能接稳传承的接力棒,“希望将这些艺术结晶交给更多男演员,让作品常演常新”。

今年,上海越剧院将在“演艺大世界”继续各类型的演出探索,计划推出11个演出品牌,超过100场的越剧演出,不断为观众带来高质量的艺术产品。在宛平剧院,以剧院中生代为主要力量,推出流派纷呈的“盛世越章”系列演出,抗美援朝胜利70周年纪念演出、纪念宗师系列演出、2023越剧驻场《红楼梦》、越剧小剧场系列展演等;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推出“传·承”系列演出、上海越剧院“四大经典”剧目展演等;在海上梨园,打造“文旅商”相融合的概念,以越剧会友,推出“古戏楼”系列品牌演出;在中国大戏院,持续打造上海越剧院&中国大戏院联合品牌“锦瑟年华——未来之星”系列演出。